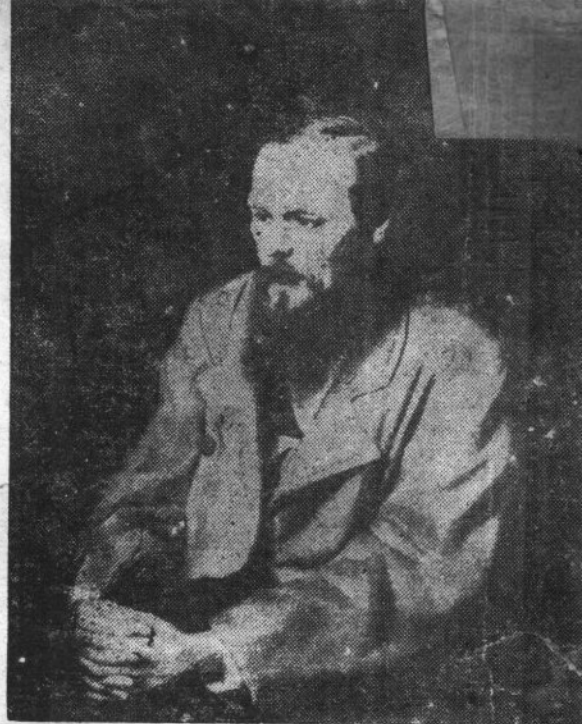


淑女



Charles Dickens

著 基 斯 夫 退 思 陀

譯 鎬 維

行 印 大 東 亞

原序

首先，讓我請求我底讀者原諒罷，這次我寫給他們的不是通常的「日記」，而是篇故事。然而這篇故事我費了大半月的時間才寫成，所以我必須請求我底讀者寬容。

其次，就故事本身而論。雖然我說它是一篇「空想的」故事，我却認為它是最高度寫實的。真地，它底體裁是「空想的」，而關於這個我要預先解釋一下。

這故事完全不算故事，也不是一篇筆記。描畫一個人，就在他底身邊，在桌子上，躺着他太太底尸首。雖然她從窗戶投下已經是幾個鐘頭以前的事了，而這人仍然震動得如此地精神錯亂，他就不能夠集中他底思想。他從這個房間轉到那個房間，力圖領悟所發生的事，和振作他底精神，而却徒然。他是一個患憂鬱病頗深的人——一種永遠自言自語的人；現在，當他細述這事底顛末并且試圖思索什麼解釋的常兒，他就是這樣。

至于他底語氣呢，他在論理和情感兩方面是自相矛盾的。一會兒他要辯白自己，把罪過

推在她身上，一會兒他又開始發一套非必要的推論。悲哀和強烈的激動支配了他。然而漸漸地他開始清楚了，並且集中了他底思想。回憶的思潮從他心裏不可制止地湧起，最後引導到了真理：而那真理終於使他底靈魂和精神提高了。實在地，臨到故事底結尾，他自言自語底語調，完全和開頭底語無倫次不同，因為這時候這不幸的人明白了事情底實情——也或者他以為是如此。

這便是我底故事底題旨。自然，故事底活動是經過了幾個鐘頭，同時故事本身有着許多的中斷和裂縫，并且形式紊亂。這人可說始終自言自語，僅僅偶爾提及不可見的聽者——提及不可見的評判者。就事實說，就是這個樣子。我若能把說話者底話速記下來，它們也許比我設想的更要粗糲：然而，在我看，它們仍然保有着心理學上的次序。我在這個短篇裏極力設想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速記者：我使用「空想的」這形容詞就是說的作品底這一個要素。這在藝術上已有前例。例如，維克多·聶俄在他底傑作「宣告死刑的罪犯底末日」裏就使用了同樣的方法。真地，他沒有提出真正的速記的記錄，而由於設想一個宣告死刑的人直至他生命底末日，最後一點鐘，最後一分鐘，還能夠，或者

還有時間，繼續他底記錄這一點，使他底傑作有一種空想的要素：然而，若是維克多·
翼俄不許自己有這特權的話，則他決寫不出他所有的作品中這最現實而又最真實的一篇
了。

上
部

目次

原序.....	一至四
淑女.....	一至六八
女房東.....	一至一四〇

一 我們是什麼人

她像往常一般地躺在那裏——美麗呵！我時時上前凝視她底臉。明天她就要被抬走，剩下我一個人了。今天她躺在大廳裏的兩張靠起的牌桌子上，而明天等待着她的就是白色的壽衣和墳墓了。事情是怎末發生的呢，我沒有法子說。我一再地試圖給我自己解釋。我雖然從六點鐘就試圖解釋了，然而我到底不能把思想集中。也許我越要解釋便越失敗。或者我再按照這些事底原來的次序把它們詳述一遍更好一些。它們底原來的次序，真地！我底上帝呵，我不是通文墨的人，如人們所知；但願我照着我所了解的來敘述這些事吧——雖然我所担心的，恐怕我還沒有了解它們呢。

然而，你如果要知道的話（從頭開始罷），第一天她是十分簡單地來了我這裏的。

她是來典當她底一些貴重東西，以付她在民聲報登的一個廣告費——那廣告是說她是一個女教師，願在國內或國外教課。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。自然，其初我看她和其他的人沒有什麼兩樣——她來我這裏也和其他的人是一樣；但是後來我便開始注意她了。當時她就是高身量，亞蘇色頭髮，而且纖弱，時常向我蹙起臉來，好像羞怯似的（雖然我相信她對一切生人都是這個樣子）。至於我呢，我待她和特別的人們一樣——不是以典當者看待她，而是以一個人看待她。她一拿到了錢，總是轉過身就離去了。她從不說一句話。別的人們都和我爭論，或者請求我多給他們當一點，而她却從不抱怨給她當的少。但是每當她來我總有點吃驚。第一，我非常驚愕她所帶來的東西——像一對鍍金的銀耳環和一個無價值的大獎牌之類——這兩種東西一共也不過值二十戈貝克的樣子。我相信，她自己也知道它們每一種不過值十戈貝克；但是，我能夠從她底臉色看出那都是她很寶愛的東西。後來我知道了，那都是她底父母遺留給她的唯一的貴重東西，一次，僅僅一次呵，我隨便取笑了她底一件東西（你必須記得，我向來不失態——我對人的態度總是紳士風的。少說話，有禮貌，嚴肅，是我生意上的標語；最重要的是，嚴肅，第二是

意思。

嚴肅，第三還是嚴肅）。然而，有一天却發生了這件事，她甚至把一條舊的野兔皮毯子底破片也拿到這裏來——是，確實是破片。唉，我忍不住，便尖苛地挖苦了幾句。天呵，你看她是怎樣一下子發了怒罷！她底眼睛是大，藍，而又沉思的；但是這時候它們如何地冒火呵！然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——她祇是拾起野兔皮破片，離去了。這時候我第一次特別地注意她，或者對她起了特別的念頭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另眼看待了。是，我還記得她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——最使我吃驚的印象。那就是，她很年輕——可說是十四歲那末大。而事實上再有三個月她就是十六歲了。然而我沒有說什麼，因為當時我對她不大感興趣。第二天她又來了我這裏。後來我聽說她曾經把她底野兔皮拿到杜波郎羅夫和摩塞兩家當舖去，不過，他們都沒有理她，因為他們都是專門的金銀當商。呵，有一次我當了她底一些水晶（它們也都是廢物！）。當我拿着它們的當兒我照常地驚愕了；然而，我雖然祇作金銀的生意，我却接受了她底那些水晶。這是第二次我對她有了意思。

第三次她帶了一個琥珀煙嘴來我這裏（從摩塞店來）。那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小東西

，但對於我們專收當金子的是毫無用處。那剛是在我們爲了野兔皮而起衝突之後，所以我對她冷淡（雖然，在我，冷淡也還是帶着有禮貌的形式）。然而，當我遞給她兩個盧布的當兒我禁不住帶着氣說，「我祇有對你才這裏作。摩塞是決不接受任何人這樣一件當物的。」我在「對你」兩字上特別加重了語氣，並且帶出一種特別的意味，因爲我生了氣。聽了這些話，她像以前似地驟然惱怒了。但是她並沒有把我底錢扔回來；她不過拿着錢走了。窮到這步田地！可是她夠多末憤怒呵！我看出我傷了她了。她走了以後我忽然自問起來，「這勝利值兩個盧布嗎？哈，哈，哈！」是，我記得一連自問了兩次，「這值得嗎？這值得嗎？」，並且愉快地自己給了自己一個肯定的回答，因爲這時我已消氣了。我沒有惡感；我底行動是有斟酌的，我是故意這末作的，我是要試一試她，因爲對她的考量使我頭腦昏迷。這是第三次我對她有了意思。

一切就這樣開始了。我企圖從各種形勢之下觀察情形，不耐煩地等待着她下次的來臨。無論如何我看透了她不久就會來的。當她來了的時候我帶着使我吃驚的親密的情感和她談了起來。你知道，我不是沒有教育，我知道我底禮貌。哼！——是了，我已經知

道她是溫和而善良的了；溫和而善良的人們是不能長久互相隔閡的。他們儘可以不坦白地表白他們底心情，可是他們不能不交換一兩句話。他們儘可以應對得簡略，可是他們總要應對的，尤其是時間久了。如果一個人覺得必須說話的話，他便不討厭談話。自然，那時她沒有和我說什麼。還是後來我才聽說了關於民聲報的事，等等。似乎是那樣，作爲最後的一着，她在這報上登了一個開頭堂皇的報告：「某小姐，一個女教師，有意遊歷。條件函商。」後來，那廣告就是這樣了：「某小姐願任任何職位，女教師，伴侶，看護，或女裁縫均可。」此外，她唯恐失望，又加上了幾句，最後是這樣結束的：「不要薪水；祇求供給膳宿。」然而她沒有得到一個位置。在我說的這時候我決意了最後一次試她。所以，我拿起當天的一份民聲報，指給她看一個廣告，那是這末說的，「某小姐，是一個孤女，要找一個教小孩的女教師的位置，寧願在一個鰥夫底家裏。可以幫助家務。」

「你看，」我說。「一位小姐早晨登了這廣告，晚上她也許就會得到一個位置的。你應該這末辦。」

她又發了脾氣——當她轉身走出店的時候她底眼睛又閃了光。我大大高興了。我這時確信了一切，毫無所慮了。另外沒有人會收當她底煙嘴的。而且，她再也沒有烟嘴好當了。確確實實，不出三天她又來了——是這樣一個蒼白而激動的少女呵！我看是她家裏發生了事情，而且著實發生了事情。那究竟是什麼事情以後我要敘述的，現在我祇能回想我當時忽然覺得優越並且年長於她了。我忽然心生一計。這次，你看，他帶來了一個小聖像——呵，但是等一會兒罷，等一會兒罷。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，我知道，然而我感覺混亂。我企圖記憶她底一切——每一個細節，每一個微妙的容色。我企圖把我底思想集中一點。然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所有那一些細節非都想起來不可——

那是什麼呢？唉，一個聖母像。唔，一個聖母與聖嬰像——一個舊家的，本國製的，像那邊的那一個樣，有着鍍銀的聖衣——可值六個盧布的樣子。然而我看出這聖像是她所珍愛的，並且她是要全套地當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要不撤去聖衣；所以我和她說：

「在我，最好還是祇當聖衣，把像留給你罷？那樣你還是有着你底像。」

「你不高興全套當嗎？」

「不；恐怕你不高興罷？」

「不。像也當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」我深思地說。「我不把這聖像作爲當品，我要把它和別的聖像一起擺在這個地方，擺在燈前。」（你必須知道，我開店的時候總是先點起燈來）（註一）

「如果你要的話，你可以拿十盧布。」

「但是我不需要十盧布。給我五盧布好了，因爲我確實要贖回的。」

「什麼？你不需要十盧布嗎？——爲什麼，這東西實在值那末多呵，我老實和你說，」我加上說，眼看她底眼睛又發了怒光。她沒有答話，我交給她五盧布。

「我不因爲貧窮而輕視人，」我繼續說。「我自己也曾那末窮過，比你還甚一些。雖然你看見我在作這個生意——呵，我受過難呵——」

「那末你就向社會報復，你不是嗎？」這姑娘帶着一種微笑插上說，那微笑雖然辛酸，而却十分天真。就是說，那是一種普通的微笑，因爲，清清楚楚，她還沒有特別地注意我，也沒有在意她和我說的是什麼。

「哈嚇！」我自己想。「你是這末一種女人呵！你底性格發展了新方面了。是了，」我大聲說，半談諧地，但却有點惶惑地加上說，「我是那些爲了善就是惡也情願作的人們之一呀。」

她立刻給了我一個雖然滿含好奇，而却像是孩子氣的凝視。

「請止住罷！」她叫。「你說那話是什麼意思？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那些話？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聽見過。」

「不要介意。梅非斯特非爾時常這樣向浮士德自薦。你讀過『浮士德』嗎？」

「不——沒有很注意地讀。」

「那就是說，你完全沒有讀了。你，你應該讀一讀。我看你底嘴唇上有着揶揄的微笑。你不該以爲我是這樣地缺乏風致，至於要像梅非斯特非爾似地自己吹噓，以掩飾我作典當商的職業。一個典當商終歸是一個典當商。這是我們都知道的。」

「你是多末奇怪的一個人呵！我從來不曾想過這一類事情。」

自然，她要說的意思就是，「我從來不曾想過你是一個有教育的人。」是，我了解

她底意思。分明我大大地使她愉悅了。

「你知道，」我說，「一個人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作善事。自然我不是說我自己，就讓我們假設我除了惡事什麼都不曾作罷：然而——」

「的確一個人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作善事，」她帶着敏銳的一瞥說。「是，無論什麼地方！」她率然地加上說。我多末清楚地記得那會談底每一瞬間——我多末清楚地記得一切呵！我也多末清楚地記得，每當這個姑娘，這個可憐的姑娘要說什麼特別聰明而有見識的話的時候，她底永遠天真而誠實的臉色總分明地表示出她自己在這末想：「一個像我這樣的姑娘說這樣有智慧而可驚服的話是不是聰明呢？」——並且，這和許多人們一樣，不是出於驕傲，而分明是因爲認爲她底話很有價值，她信任並且重視那些話，以爲是誰都該這末說。真誠呵！有什麼不能使人信服呢？看來她有一種特別悅人的地方呵！

是，我記得一切；我什麼都沒有忘。那天她離去了的時候我底意思完全決定了。當天我就調查，直至發現了她底身世之一切祕密。有一些過去的細情我已從路克麗雅聽說了，她在她住的住宅裏當女僕，幾天前我曾賄賂了她。那些細情非常可怕，我不能想像

，當這姑娘爲梅非斯特非爾底話句所迷惑的當兒而快活——雖然她自己處在這樣的難境之下——我怎末還能和她一般地快活。是了，她正在青春。當時我是帶着快活和得意思想她的，因爲她太高貴了。即使在深淵的邊沿上，歌德的偉大話句的光芒，仍然照耀着她。青春是高貴的，就是身量小，模樣醜，都無妨。我就是這樣想她的，而且祇有這樣想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把她看作了我底人，我現在毫不懷疑我底權力。不再懷疑這一點，這是一個最放蕩的感覺呵！

然而我說什麼呢？如果我繼續這樣扯下去，我還怎末確定我底思想？我必須趕快，趕快。上帝知道，現在那與我全不相干了！

二 求婚

我所聽說的關於她的這些細情可以用幾句話說完。她底父母已經死了三年了，把她留給兩個不甚有身分的姑母照料。說她們絕對卑鄙也許不對，因爲她們一個是有六個孩子的寡婦，另一個則是一個討厭的老處女。她們倆都是醜陋的。她父親本來是一個文職

書記——祇在職位上是一個紳士。所以，各方面都利於我。我比她出身於較高的社會，因為我是曾經在一個好聯隊裏服務的退職參謀官，生為一個紳士，並且有獨立的財產。所以，雖然看不起我底當店，這兩位姑母却除了謙恭沒有什麼好辦法對待我。那三年裏這姑娘始終作着她姑母底奴役，然而，雖然受着無工錢的日常勞役底壓迫，她仍然設法準備並且通過一個考試。這分明表示她是要求上進。然而我為什麼願意娶她呢？我這末作是應該被唾棄的。但是這個以後再說罷。現在她被迫着教她姑母底孩子讀書，補衣服，和擦地板（這特別使她發愁）。老實地，她還常常被用火鉗子打呢。最後姑母們決意出賣她了。呸！我要略去這些討厭的細節。那都是後來她一一告訴我的。隔壁的一個胖店主注意這一切有一年之久了。他並不祇是一個攤商。因為他有着兩個雜貨店。他已經死了兩個女人了，又要娶第三個，這時候他便看了她。「這個溫柔的少女出身是貧苦的，」他自己說；「因此我要娶她給我底孤兒們作母親。」

所以，他便開始向她求婚，並且和兩位姑母講條件——他是一個四十歲的人了！她恐怖了，就在那當兒她才開始來我這裏當錢，以付民聲報底廣告費。最後她不得不請求